

流年笺语

冬至夜记

■吕少京

玻璃上哈口气，雾蒙蒙的一片，马上又化开了。南方的冬至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说是“至”，总觉得差点意思。

天色是灰的。风从窗缝钻进来，带着一股湿漉漉的凉气，贴在皮肤上，挥不去似的。才下午四点多，屋里就得开灯了。灯光黄黄的一团，暖不了多大的地方。

莫名其妙地，忽然想起些北方的事。那儿的冬天，才是动真格的。冷起来，空气都像冻瓷实了，吸到鼻子里，刺刺的。小时候住过的大院里，有棵老树。一到冬天，叶子落得精光，枝干黑瘦黑瘦的，衬着背后白寥寥的天，简单得有点狠。天黑得真早，有时候西边会烧起一片晚霞，红得有点吓人，但转眼就没了。然后，就是长得看不见的夜晚。

那时家里没炕——电视里总演北方人睡炕，但我们这儿不兴这个。取暖靠一个小小的铸铁炉子，

烧煤球。炉子放在屋子中央。晚上，一家人围着炉子。炉盖上烤着橘子，皮渐渐变黑，散发出微苦的清香。水壶坐在炉子上，吱吱地响，冒出断续的白气。我奶奶就坐在炉边的小竹椅上，手里做着针线。她眼睛不太好，针总要对着光，凑得很近。屋子里很静，只有壶盖的磕碰声。她有时会停下针，望望黑漆漆的窗外，像是自言自语：“今日冬至了，夜到顶了。”

那时候只顾着吃烤橘子，嫌烫，在两手间倒来倒去。奶奶的话，像炉子上水壶的声响，听过就忘了。如今在这没有炉子、只有空调单调嗡嗡的南方夜里，那句话却清晰地浮了上来——“夜到顶了”。原来，最深的黑暗里，埋着一句关于光明的悄悄话。那句话，大概就封存在烤橘子的甜香气里，封存在炉火映在她皱纹里的柔和光影中。

雨声好像密了些。我查过，古

书里说，周代以冬至为岁首，是个大日子。后来皇帝也要在这天祭天。想想那场景，在最暗最冷的日子里，搞最隆重热闹的仪式，去迎接一个还没影的“春天”。这做法，透着股倔强，甚至有点憋气。大概人就是这样，越觉得冷，越要弄出点热闹的动静，仿佛声音大了，光就能回来得快些。

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推送说“北方多地迎今冬最低温”。我这儿，只有窗玻璃上蜿蜒滑下的水痕，在两手间倒来倒去。奶奶的话，总像蒙着一层潮乎乎的纱。我端起桌上的马克杯，茶早就凉了。几片深褐的茶叶，沉在杯底，其中一片却斜斜地悬在半水中，不上不下，就那么固执地待着。我看了它好一会儿。

人们总爱颂扬万物勃发的季节。但冬至，它让你无处可躲。它就那么安静地搁在那儿，逼着你承认：是啊，现在就是最暗最冷的时

候了。像楼下花坛里那些不起眼的植物，叶子枯了，可你知道它的根还抓着土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做着漫长的、沉默的准备。

我把凉茶喝了。胃里微微一凉，人反倒清醒了点。再看向窗外，路灯的光晕在雨雾里化开，晕染出一小圈毛边的亮。这亮度微不足道，却让人莫名安心。或许，南方的冬至，它的好就在于这种不痛快。它不给你一个干脆的、黑白分明的“至”，只把“转折”这件事，稀释在每一天模糊的晨昏里。明白昼只会长一分多钟，感觉不出来。但你知道，方向已经悄悄改变了。

该睡了。关灯时，屋里瞬间沉入黑暗。在彻底的寂静里，耳朵似乎捕捉到一点极细微的、来自很远的声音。也许只是幻听。但那感觉无比真切，像封冻的河面下，第一道冰隙悄然绽开的脆响。

夜的确还长。但长的尽头，已经写在今夜了。

心灵驿站

生命的倔强

■张正旭

砖缝里的绿，是大地在钢筋混凝土间漏出的心跳。

夏日清晨的阳光刚漫过墙根，那抹绿已从水泥的裂纹里钻出来了。草木们蓬头垢面，带着灰渍与尘痕，却偏要让每片叶子都嫩得能掐出水来——绿色在叶脉上奔涌，像被摁住的火焰终于挣出了火苗。它们顶着水泥浇筑的缝隙、剥落的墙皮，把腰杆挺成倔强的惊叹号，在死寂的建筑肌理上刻下活的宣言。这让我想起《诗经》里的“蒹葭苍苍”，古人见着水边芦苇便低吟浅唱，此刻砖缝里的草木，何尝不是天地间最素朴的诗行？以渺小为笔，以坚韧为墨，在坚硬的留白处写下存在的证明。

“把根须伸进土地的每一条皱纹”。这墙缝里的生命，根系该像老农用的钢钎，在水泥筋骨间凿出细密的路。晨露垂在叶尖时，我总疑心那是昨夜啃食砖石的碎屑凝结的光；朝阳给叶片镀上金边时，又像它把积攒了整夜的力气，都酿成了对抗坚硬的酒——微醺里藏着不妥协的锋芒。

“草木有本心”，这本心原是不认命：不给沃土便嚼碎砂石，从矿物的骨骼里吮吸生的养分；不见天光就攀着墙缝往上挣，让每一寸生长都成为对宿命的反驳。它们活得比屋檐下养尊处优的盆栽更有风骨，因为盆栽的葱茏是被给予的，而砖缝里的绿，是自己挣来的尊严。

我想，每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偈语。这抹绿何尝不是？当“躺

平”与“内卷”在城市上空盘旋，像两只聒噪的鸟，用焦虑搅动流云，这些草木却在无人问津的角落，把“生”字写得笔力千钧。古人讲“生生不息”，《周易》说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说的不就是这种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劲头？它们不懂什么哲学，却用最本真的存在诠释着存在的意义：把影子种进沙里，就长成绿洲的雏形；把根系扎进裂缝，就让荒芜有了春天的模样。这砖缝里的绿，原是在水泥森林里，种下了一片微型的春天，让冰冷的建筑懂得了敬畏。

雨后的清晨最动人。水珠从叶片滚落，砸在墙根的积水上，溅起的涟漪里，竟晃出了陶渊明采菊的南山——那丛菊不也在东篱的贫瘠里？晃出了王维独坐的幽篁——那竹不也长在山涧的石缝间？还有苏轼在东坡种的那片竹，“不可居无竹”的宣言里，原是与草木共情的通透。千百年的草木，都在重复同一个道理：生命不是选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。不给阳光，就做自己的星辰；没有坦途，便让脚印长成道路。

暮色四合时，墙缝里的绿渐渐隐入暗影，却像有无数细微的声音在生长。那是细胞分裂的脆响，是根须钻透沙石的钝响，是比任何宣言都响亮的独白——告诉你，坚硬的地方，总有更坚硬的生命；卑微的角落，藏着最骄傲的自己。这倔强，原是天地初开时便写好的基因，让每一粒种子都记得：生，即是对抗虚无的永恒仪式。

故土乡情

冬日里的小「食」光

■张保泉

时光不语，岁月情深。看到墙上的日历，才惊觉又是一年冬至到。

母亲发信息说要包饺子，让我们周末都回家热闹热闹。这个世界上唯美食与亲情不可辜负。周末一大早，我们便驱车赶往老家。快到家时，看见母亲在巷口张望着，头上的白发在风中飘动，我的心莫名地颤了一下。

父亲已经点燃灶台，烧好了热水，让我们先洗把脸。随后我和母亲一起到小菜园里，拔几棵水灵灵的萝卜，又薅了一把小葱。回到家后，我把萝卜缨子去掉，准备丢弃。母亲说别扔，待会把萝卜缨子也洗一洗，晾在外面的绳子上。等到过年时用它们当梅菜，做梅菜扣肉给你们吃。我把萝卜洗净切片，放入锅中焯水。母亲拿出一大早就赶集买的五花肉，洗净后准备剁肉。这么多年来，母亲还是习惯用现代化的厨房小家电。用她的话来说，用手工做出来的饭菜有味道。母亲说得有道理，绞肉机绞出来的肉，总感觉有那么一股铁腥气。

母亲把肉切成小块，拿出两把菜刀，上下翻飞不停地剁着。不一会，额头上便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我让母亲休息一下，接过菜刀用力地在砧板上剁着肉。我想，经过千锤百炼的肉，做成的肉馅吃起来一定好吃。一旁的小宝也忍不住手痒痒，想帮忙剁一会儿，体验一下“双刀大侠”的感觉。交代安全事宜之后，把菜刀递给他。起初，儿子铆足了劲，剁得砧板当当响。但一会儿他便没有力气了，露出了一张苦瓜脸，把我们都逗笑了。

捞出煮好的萝卜，用刀剁碎成泥儿。母亲把切碎的大葱、姜末还有肉放在一个盆里，加入盐、味精、十三香、生抽之后用手搅拌均匀。放置一会，让调料和食材充分融合之后，一盘香喷喷的肉馅便做好了。

望着一大碗萝卜水儿。我对妻子说，萝卜水儿具有润肺、止咳、化痰的作用。老一辈人不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吗？妻子笑着端起来一饮而尽。

父亲把面和好之后，开始包饺子了。爱人负责擀饺子皮，父亲负责包饺子。电视机响着，没有人在意演的什么节目。一家人坐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，其乐融融。儿子在外面玩累了，回来后拿起一个饺子皮，有模有样地学着我们包了起来。别说，包得还不错。

等到全部包完，准备要下锅的时候，儿子突然惊叫一声，说：“哎呀，忘记在饺子里面放一个硬币啦，谁吃到谁最幸运，你们怎么都忘了？”我们听后都笑了。大年三十下饺子的时候，在饺子里放一枚硬币，寓意着谁吃到谁来年会更有福气。没想到小家伙还记得呢。母亲也很配合地去拿了一枚硬币，洗净放到其中一个饺子里。儿还偷偷去看放的是哪一只，逗得大家又是一阵大笑。笑声，驱散了冬日的冷意，心里暖暖的。

热气腾腾的饺子就出锅了。母亲又做了一个醋熘白菜，香肠凉拌茼蒿，取出腌制好糖醋萝卜丁。我也把回来时买的酱牛肉，切了一盘儿。这边父亲也已经把紫菜蛋花汤做好了。

四菜一汤，外加饺子。虽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菜，却让我们心满意足，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丰盛的午餐。

觥筹交错当中，我不得不由思考并领悟到幸福的真谛。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灯火可亲；幸福就是三餐四季有人陪；幸福就是父母身体健康；幸福就是孩子们健康成长，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

在这一片欢乐的氛围当中，我不得不由沉醉在这美好的小“食”光中……

生活插花

油炸鱼丸

■徐泰屏

1992年离开家乡外出务工，我在总面积12万亩的鄂南西凉湖边生长生活了整整三十年。三十年打鱼吃鱼的经历，现在想来，西凉湖人最饱口福的，除了“清蒸鱼糕”，就是“油炸鱼丸”。

西凉湖里有许多斤半大鱼，但更多的是一些无法挂秤的钱两小鱼；西凉湖里有许多的名贵鱼类，而多得寻常和普遍的却是一些易生易活的黑壳鲫鱼。“穷人的气硬，鲫鱼的刺硬”，这句在西凉湖口口相传的湖乡谚语，就是对一个个打鱼人和一尾尾鲫鱼仔(小鲫鱼)最形象最精准的描写与比拟。多刺又刺硬的小鲫鱼汤白味鲜，可常卡渔人喉咙的总与煎煮的鲫鱼有关。确切地说，多刺又刺硬的小鲫鱼仔，好弄，却不

好处理。如是怎样把一尾尾钱两鲫鱼变成易食好吃的“方便菜肴”，就成了西凉湖人成年累月的尝试与探索，并最终删繁就简地找到了这种省力的油炸之法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昔日西凉湖人“油炸鱼丸”多以卖不出去的小鲫鱼仔、小白条鱼为主料，先是剃头去尾，再是剃之成茸，接着加入姜蒜和适量的小麦糊与食盐，置于木盆之中用手充分搅打均匀，然后右手成拳，将茸状之物自虎口处一挤出，放入烧滚的芝麻油锅中滚炸，等到外衣金黄，瞅准火候，及时将其捞置于笊篱和盆钵之中，最后装盘成品。

西凉湖的“油炸鱼丸”，其实就是“贫穷生活开出的富裕之花”，就是对“鲫鱼仔”食之有味”的一种美

好和精致——把别人不要的小鲫鱼仔、小白条鱼，用金贵的芝麻油，将其油炸成一种让人垂涎的美味佳肴，说是一种粗取精的拿手好戏，而透过现象看到的本质，应是贫穷人生对于富裕享乐的由衷向往与追求，做法与意义尽在其中。

“油炸鱼丸”是鄂南西凉湖人的一种极品大菜，是代表西凉湖水乡饮食文化的匠心力作。一粒粒“油炸鱼丸”脆爽味鲜，酥嫩绵柔，时至今日仍为乡人们所稀罕和奢侈，不是在春节过年和大宴上，很难一尝其甘饴之味。

一网鱼虾一网粮。一种偶然的回望与忆念，让人在辗转反侧的床头，想象“油炸鱼丸”的皮黄肉白，就有一缕缕的岁月陈香隐隐袭来，让人沉醉！

烟火诗行

雨后的温柔

■赵层

大雨刚过，云气还没来得及散尽，整座天空就成了铺开的宣纸。云层是最好的墨，浓淡干湿全由风来调——有时是大片的淡青，像被雨水晕开的墨团，边缘模糊成半透明的纱；有时是线条深灰，重重叠叠地压着，倒像是画家趁墨未干，又添了几笔皴擦。最妙的是那变幻的形态，时而像翻涌的浪涛凝在半空，成了一片安静的星辰大海，连光都在里面轻轻摇晃；时而又聚成高低错落的轮廓，像极了一座水墨城市倒映在深海中央，只是那墨是灰色的蓝，云城便悬在里头，原来苍苍的壮丽是云书写的诗篇，江山的秀美是人织就的锦缎。

一场大雨，暑退三分，拥抱

自然的激情倒涨了十分。转过街角，穿过拥挤的人流，越过大桥，一路向北。路边挺拔的枫树与我撞了个满怀，刚刚大暑节气，就迫不及待地想“走红”了，但还不是深秋的燎原之势，红是星星点点的，像谁在绿幕上撒了把朱砂。有的叶子只在边缘镶了圈红，像被阳光吻过的痕迹；有的半片红半片绿，红的那半像浸了胭脂，绿的那半还凝着雨珠，透亮得能看见叶脉的流转。更有几棵老树，左边枝丫还是盛夏的绿，右边却抢先红了大半，风一吹，红绿叶子一起摇曳，倒像是谁把两个季节的颜色，不小心泼在同一枝丫上。

我们在镜头里，在半红半绿

的枫树下，上演了一场美人T台秀。原来最好的时光，就是这样——大雨刚过，云在画里，我们在风景里，生活却在满树红枫的诗行里，青春的舞台是姐妹们挤在另一幅风景里，仰望满树花开，仰望星辰大海，彼此携手，乘风前行。有你们，狂风暴雨巍然不动；有你们，天黑照样勇往前行；有你们，一路高歌一路明灯。遇你们一场，却成了我刚刚好的温柔……

岁月织锦

台历迎新年

■何龙飞

2026年即将来临，以怎样的方式迎接新年才更有意义呢？妻子的做法是：定制“个性化台历”迎新年。

前段时间，她在淘宝网上购买了一套品牌服装，成为会员，享有免费定制“个性化台历”的权利。

这下，可把她乐得开心，以为拥有一本“个性化台历”，既可把自己的光辉形象印上去，留作永恒的纪念，又可看日历，还可记事，还可营造浓烈的迎新年氛围，何乐而不为呢。

那就行动起来吧！照片得选自己满意的，妻子谙得此理，从手机相册里精心挑选了“与绣球花合影”“同事合影”“师生情深”三大主题照片12张，发给了会员俱乐部。

从那时起，妻子就使劲地憧憬“个性化台历”的精美呈现，那美好而愉悦的心境可想而知。

等等等，盼啊盼，妻子终于收到会员俱乐部快递过来的“个性化台历”，激动不已。

那本“个性化台历”需组装才能完整呈现。这是妻子的“拿手好戏”，但见她整理卡片、固定台历基座、掰圆环、扣住卡片，井然有序地忙碌着，可谓心灵手巧，手法娴熟。

“老公，来看看我的个性化台历！”望着自己的“迎新年作品”，妻子感到满意而欣慰，还叫我过去

观赏。细看一番后，我才觉得妻子的“个性化台历”太有特色了，名副其实的“精美”。一张张照片把她拍得那么美丽动人，优雅无比。一张张日历印制得清晰，恰到好处，就连封面上“2026，你的故事，有我一件”主题也十分鲜明、贴切，透出浓浓的“迎新年”气息，能不令我感动、啧啧赞叹、竖起大拇指点赞吗！

妻子听了我的赞美之词后，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活脱脱的一朵盛开得娇艳无比的“绣球花”。

来吧，与“个性化台历”合个影吧，一起沾沾新年来临的“喜气”吧！我提议，妻子赞成，按下手机里的“拍摄”按钮后，我们与“个性化台历”的合影就大功告成，把我们乐了好一阵，心里荡起幸福的涟漪。

随后，妻子把那本“个性化台历”放在客厅茶几上，还翻到“2026年1月”的卡片上。看得出来，妻子已做好“迎新年”的准备，“个性化台历”不仅记录她的情影，还会记录要事，还会记录心情，还会记录生活，还会记录幸福，她岂能不开心激动，眉飞色舞，光彩照人、激情四溢，把“个性化台历”当作“宝贝”“精神财富”乃至一道独特的“风景”。

至此，我还能说什么好呢，唯有与她一起分享定制“个性化台历”迎新年的快乐，做好迎新年的充分准备，才不会愧对她的良苦用心和我们对生活热爱、对新年畅想的初衷。



湖山通衢

李荣鑫/摄